

《顧城海外遺集》陸續面世 還原「詩人」之外的顧城

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」——這是詩人顧城留給世人最好的禮物。他的詩句，被讚「天真、透明，像孩童一樣純粹，是毋庸置疑的天才」；他的人生，卻充滿異樣，怪誕而顯得費解，比如他總是戴着一頂用褲腿改造成的白帽子，比如傳言他重傷妻子致其死亡……這個融合了詩歌意象單純和現實人性複雜的詩人，一直是詩歌評論界一道糾纏難解的謎題。

旅居海外孤島六年期間，顧城創作了大量小說、詩歌、散文，這些作品均閃爍着不一樣的光彩，但卻不為國內讀者熟知。筆者日前從金城出版社獲悉，經過近10年整理，含顧城的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哲思、訪談與對話、演講答問等6個主題共計9冊的《顧城海外遺集》將陸續出版，而今年3月，小說卷《英兒及其他》已率先面世。

《顧城海外遺集》經顧城姐姐顧鄉做了詳細、嚴謹的註解，這將無疑是對顧城對生命、東方哲學與藝術體悟的全面呈現。

還原顧城的海外生活

1987年5月29日，顧城夫婦自北京飛往德國明斯特，開始了他們的海外生活。1988年，他們以工作移民方式，定居新西蘭，生養兒子，在激流島上買房、養雞、畫畫，用顧城的話講，經過了從「採擷業」、「農業」、「畜牧業」、「商業」，又回歸「文藝事業」的人類社會發展史，一門心思要「靠自己雙手勞動養活自己」。海外6年，僅1993年3月15日至23日回過一趟北京。

顧城這段海外生活，國內讀者了解極少。而《顧城海外遺集》是海內外收集作品最齊備、最完整的顧城作品集，試圖還原顧城這6年的生活面貌、寫作處境、思想狀態和藝術風貌。

作為這套叢書的輯錄者，榮挺進早在從2005年就開始進行相關的搜集整理工作。據他介紹說，顧城在海外期間的作品，以往是零零星星發表的，像這樣大規模的整體出版，此前從未有過。在具體篇目上，以小說卷中的《英兒》為例，以前內地和台灣的三個版本，都有一些刪節、以及作者標注暫時不發表的篇目，「這次我們找齊了」。散文卷裡有些篇目過去陸續在其他刊物、選本中出現過，但如此完整、帶日記帶書信一起出版的，卻是第一次。其中顧城在海外的大量的訪談、答問、講演，以及根據錄音整理的稿子，好多都沒有正式發表過。

在《顧城海外遺集》中，顧城海外生活的許多細節在作品中呈現。比如關於他的兒子，1987年10月他和謝燁在倫敦一家醫院檢查，第一次聽見胎兒的心跳，便寫下「孩子在母體上微微凸起/這是內在的光明/是滋養本身」（《卑微》）的詩句，第二年3月孩子降生在奧克蘭，他寫道：「現在你可以說/你有兒子」（《此刻》），「你忽然醒着/像一朵花/變紅/像一件衣服/濕頭髮黑頭髮頭髮變活了」（《桌子》）……

詩裡還有許多是他們島居的勞作和生活，種菜、鋸木頭、打石頭、釘房子、養雞、賣雞蛋、賣春卷、給島民畫像、製陶，也記錄了激流島陽光明媚、綠樹蔥蘢的那些美好的時刻，以及每每泛起的思鄉之情。

同期，顧城還專心創作了不少回憶性散文，同樣講述生活故事和人生履歷。小說和散文記述的主要差別就在於情節、場景與角色，有虛構的內容，有一種詩意的虛幻感。與此同時，為了讓人們更清晰地了解顧城的海外歲月，遺集中還加入了顧城創作的大量繪畫、書法作品。榮挺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

表示，自己始終把顧城看作一個普通人，也希望人們能從《顧城海外遺集》中看到一個「更接近真實的顧城」。

不要忽視了《英兒》作為小說的虛擬存在

很多人所了解的顧城，是詩人顧城。事實上，顧城還曾經創作過不少於24篇短篇小說和1部長篇小說《英兒》。顧城短篇小說分兩組：第一組大部分是寫於上世紀80年代的小小說，除《長鼠阿古》、《傳承》、《想像力》三篇，都曾發表過，有的還刊載過不止一次。第二組8篇，是顧城出國後的作品，寫作時間從1989年跨越到1992年，個別篇目曾經發表過。這些作品，《亨米》以快活酣暢之筆、縱跳幻變之描寫，虛構一個教授的課堂體驗，很是好玩；其餘各篇則都是見聞故事，且相對完整、講究，頗為耐讀。

顧城的現實人生悲劇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根源與婚姻領域有關。「三角戀」、「第三者」、「懶惰錄」等

概念也讓他們的故事迅速成為一樁坊間談資。盤桓糾纏了20餘年悲劇的三位主人公均已離世，顧城、謝燁、英兒三人之間愛恨情仇的猜測毀譽，盤根錯節，真真假假，箇中微妙，外人已經無法完全看清。由此，在顧城的小說中，其唯一一篇長篇小說《英兒》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。

《英兒》以顧城、謝燁、李英「一男二女」的愛情為原型，由顧城夫婦共同署名，一經出版就引發軒然大波。顧城生前接受採訪時曾表示，這是一本自傳體式的小說，基本是真實的。但《英兒》原型李英後來對顧城的說法進行了駁斥，並表示與顧城的「第一次」並非出於自願。文昕（顧城、謝燁和李英的共同好友）2013年接受採訪時表示，李英說「被顧城強暴」是在撒謊。幾位當事人不同的說法，令顧城生前最後的歲月成為一個謎團，引發外界頗多猜測。

1993年10月8日，顧城、謝燁在激流島殞命。消息傳來，一片嘩然。關於事發當時的場景，除顧城姐姐顧鄉說他「打了謝燁，斧子乾乾淨淨」的回憶，外界還流傳諸多版本。「殺妻、自縊」成為最廣為人知的一種說法。

已關注這個話題數年的榮挺進認為，20多年來，外界對於顧城的關注仍然沒有什麼變化，不外乎說他是「神經病」、「殺人犯」。很多人接受了最早的媒體誤導，印象裡全是顧城用斧子殺死妻子，「這種印象又反過來影響對顧城詩歌的看法」。在榮挺進看來，他無法得出「他（顧城）是殺人犯」這樣的結論，那只是一場家庭口角導致的意外事件。而自己之所以想編這套《顧城海外遺集》，並不是想指責媒體的報道。在過去，人們寧願相信《英兒》的故事及描寫，就是顧城和謝燁、李英的「真實事跡」。但是，希望人們不要忽視了《英兒》其實是作為小說的虛擬存在。

比如《英兒》設置了一個框架結構，在主人公G死掉以後，「我」去島上看望他的遺孀，這個框架「絕對是虛擬出來的」。再比如小說中的第二人稱「你」——並不單指「英兒」或者「雷」，而是閃爍不定、在兩個女性角色之間游移變化。包括他寫給「曉南」的信，現實裡是寫給文昕的，顧城放進小說中也做了改動。

從這個意義上說，顧城海外創作的結果不但極具學術研究的文本價值，更從側面展示了顧城海外生活的真實細節，呈現出一個更加真實、立體的顧城，一個「詩人顧城」之外的顧城。

而關於顧城，不管他是不是「任性的孩子」，他說：「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，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。」人已遠逝，或許我們可以擱置黑暗，欣賞光明，讀讀他過去寫的詩歌和這套《顧城海外遺集》就好。

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Go Set a Watchman

作者：HARPER LEE

出版：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

當數今年最受矚目的作品，未出版，已轟動。像Harper Lee這樣一位作者，一生成就兩部作品，第一部作品To Kill a Mockingbird是美國現代文學經典，以八歲女孩Scout的眼光，講述在保守的南方小鎮，擔任律師的父親Atticus被指派為強暴白人少女的黑人疑犯辯護，對小鎮、對她們家、受害者與疑犯家庭帶來了莫大影響。全書對社會、人性、法律、風俗各層面

的刻畫筆力透紙。第二部作品卻讓讀者一等就是50年，如今出版，作者已近九十歲。但這本書其實早在To Kill a Mockingbird未發表前便已完成，嚴格意義上是Harper Lee的第一本創作，只是當時她不同意而將原來的手稿束之高閣。故事描述20年後Scout從紐約返鄉探望父親，Go Set a Watchman書名出自《聖經》以賽亞書，而「守望者」，指的便是當年勇於為黑人辯護的律師Atticus，背景依舊是美國50年代那個保守、充滿種族歧視的南方小鎮。拜讀發表過「作家不應與人親近，那是藝人的工作」的言論的Harper Lee，於50年前便已完成的作品，才能真正了解，經典是經得起時空考驗的，Atticus回覆女兒為什麼他要替黑人辯護的至理名言：「一個人的良知不需要違從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。」如今讀來，更是振聾發聵。

大唐李白（三）：將進酒

作者：張大春

出版：新經典文化



張大春繼續解碼李白人生，綜觀大唐盛衰。一心嚮往入朝的李白，終於要遭遇通曉六國語言、豪情四海的安祿山。同樣來自塞外的兩人，他們一個自認太白金星下凡，一個是突厥巫女向光明、戰鬥之神求來的子嗣。同樣膽識過人，卻有着不同命運，真的是性格決定他們的命運嗎？張大春從歷史材料中打開李白生命中最糾結

的這一段，且看時代又是如何錯過李白，把大唐帝國的命運交棒給安祿山……

光園傳

作者：冲方丁

譯者：郭家惠

出版：新雨出版社



本屋大賞第一名《天地明察》系列二部曲，冲方丁以非比尋常的熾熱之筆，深刻勾勒最震撼靈魂的德川光園故事。這位熱愛徵服出巡，體察民情的天下副將軍，每當貪官污吏欺負人民的時候就會適時現身，保護人民、懲罰惡人，為窮苦百姓伸張正義……但在稱為威風凜凜的「水戶黃門」之前，他也曾經度過無數

磨難、挫折，以及自我質疑的掙扎。

讓人猜想的《清明上河圖》

書評

文：龔敏迪

不久前，作者曹星原在鳳凰台的《鏘鏘三人行》連續兩集談了她有關《清明上河圖》的研究。於是趕緊網購了這本兩年多前出版的書。對於《清明上河圖》，總不斷有人發表新的見解，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。比如畫上城門內的一家店，招牌上有個「香」字，下面一字被人擋住了，露出一點有人猜是「湯字」，上海世博會的電子版讓這個人走開了，露出來的是「料」字，但顯然都與原畫不符，雖然有點像是「豐」字，但能夠輕易猜出來，這畫就不怎麼妙了。包括何為「清明」，何為「上河」？如說是清明之世，則畫中氣氛不甚和諧；如說不是清明節，則明明有《東京夢華錄》說的清明節「轎子即以楊柳雜花簇裝頂上」，但其他轎子又沒有裝飾。畫後有宋亡後不久張世積的跋說那條河是開封北面連接黃河的「浚儀渠」，那就該從西入城，可是同時代的王淵又說「虹橋」是東門的上橋，下橋中的一座！宋徽宗採取了模糊法，將它題為「清明上河圖」，看來是看懂了這幅畫的。「上河」也可以理解為上黃河的地方，就像上海是去到大海的地方一樣。

曹星原在書中指出圖畫中最多是酒家，而且有些細節值得關注，比如酒旗上有一個隱隱約約的「萬」字。《宋史·食貨志四》說「王安石變法」以後，「上散青苗錢於設廳，而置酒肆於譚門，民持錢而出者，誘之使飲，十費其二三矣。又恐其不顧也，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。小民無知，爭競鬥毆，官不能禁，則又差兵官，列枷杖以彈壓之。」官酒又造不好，於是承包給私人，也成為「正店」，從那裡批發來經營

的稱為「腳店」。蘇東坡在紹聖元年（1094）十月說過：「余近釀酒，名之曰『萬家春』。蓋嶺南『萬戶酒』也。」酒旗上的「萬」字，就有可能就是「萬戶酒」的寓意。還有一個細節就是喝酒不得超過三個人。而將五代《開口盤車圖》與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「綵樓歡門」對比，又讓人了解了：「凡京師酒店，門首皆縛綵樓歡門，唯店入其門，一直主席約百餘步，南北天井兩廊皆小合子，向晚燈燭煒煌，上下相照。濃妝妓女數百，聚於主席樓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喚，望之宛若神仙」的酒店具體模樣和其由來與發展。

畫中很有幾處有趣的地方。有人跌坐在路中央，是被前面的車碰倒了還是被騎驢的人撞了？還是「碰瓷」？有小孩在路上，失控的牲口正向他衝過來；橋下逆流而上的大船失控了，這些都引起了路人的關注，從而形成了畫面的張力，讓人想像到這些能不能都安然無事呢？而圖畫的尾聲處是「趙太丞診所」，舉凡酒傷、男婦兒科、腸胃病、五勞七傷都能治的這個「趙家太醫丞」，又有何寓意？在它隔壁安排了一個喪葬用品的王家紙馬店，店門口還有人手提寓意人生「百八」煩惱的紙包，是不是在告訴人們人世的無常？很多人以為宋朝人日子比較好過，可是「杯酒釋兵權」以後，養活這些功臣需要花費大量資金，冗員、冗兵、賠款、奢靡，都已經讓社會不勝其負擔，表面的繁榮之下，正是一片肅殺的憂患。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不好過，這時還能不能做到同



《同舟共濟》

作者：曹星原

出版：浙江大學出版社

舟共濟？

作者從繪畫的風格上認為宋徽宗不會真心喜歡這幅表現下層趣味「今體畫」風格的作品，並對不甚有人注意的「今體畫」做了介紹，這對於我們理解這幅畫是有幫助的。但僅因為題跋上有金人張著說了：「按《向氏評論圖畫記》云：『《西湖爭標圖》、《清明上河圖》選入神品。』」，就認為是宋神宗時的作品就很難說了。南宋人周密的《癸辛雜識後集·向氏書畫》說：「吳興向氏，族後也。其家三世好古，多收法書、名畫、古物，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，而向氏力事有餘，故尤物多歸之。」《向氏評論圖畫記》究竟是誰寫的也無法弄清，周密雖然從向皇后之後的第四族人手裡得到大部分藏品，而能夠被向氏收藏，不過是因為「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」。並沒有材料證明此畫完成十幾年以後，宋徽宗才為此題字，所以讀完此書我覺得有新意，但要說明更多問題，仍然是不容易的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